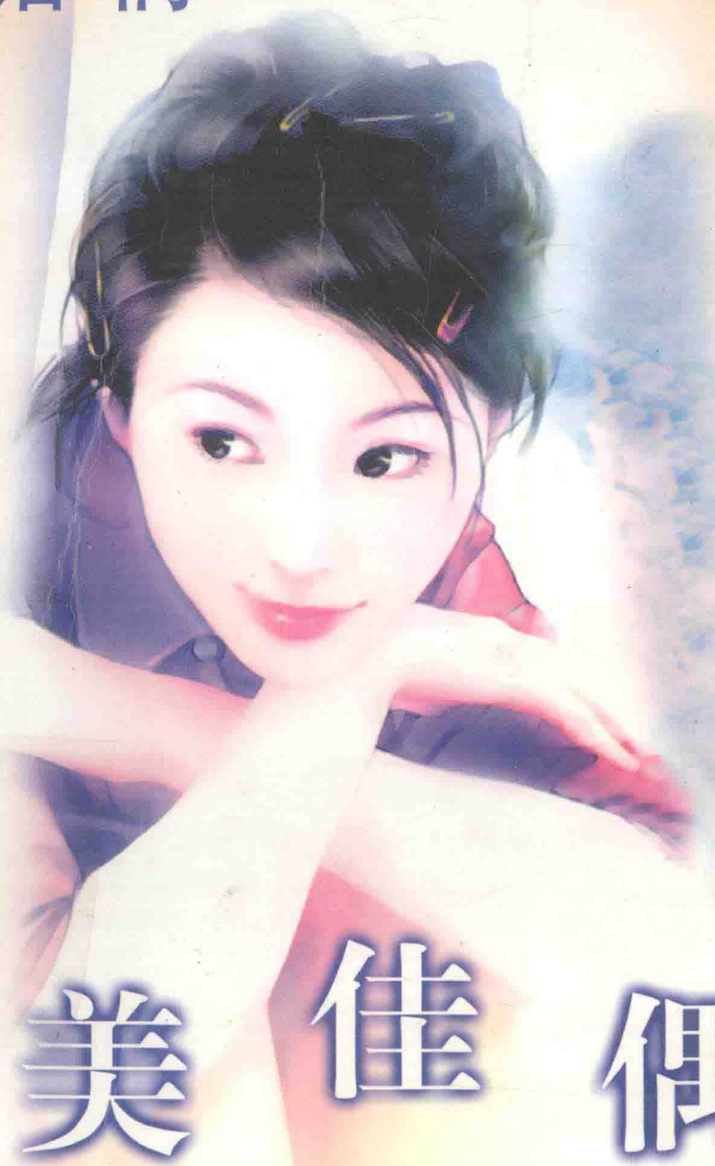


台 湾 言 情 小 说 新 作

语 桐



美 佳 偶



美 佳 偶

语 桐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佳偶、台湾语桐著·敦煌文艺出版社,

2002.10

ISBN 7-204-03243-8

I. 语… II. 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.62245

美 佳 偶

语 桐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宁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6 字数:128千字

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册

ISBN 7-204-03243-8/I·241

定价:9.80元

语

桐

著

美 佳 偶

谁把『七月』捉到手，赏金一万两，
告示一出举世震惊，

话说谁是这位『七月』啊？

策划轰动全沪的『屈原节起义』，

谁也没料想到她正是那位『七月』。

但是敌人追踪的脚步越来越接近，

她不能再待在上海了，

『如果你想活命，马上嫁给我。』

她需要的是逃出上海，不是和他做夫妻，

就算他帅得一塌糊涂、俊得乱七八糟，

娶老婆也不是这时候，

嘿，原来如此，美佳偶，

八面玲珑也不是省油的灯嘛！

第一章

“已经三点了，烨哥。”

温柔的嚤吟在他耳边响起，随着这句话，一双小手溜过他赤裸光滑的胸膛，紧紧抱着他的腰织身后她滑顺光洁的皮肤摩擦着的了背，富有弹性的胸部宛如软云轻压诱惑着他的男性本能。没有睁开眼，他懒洋洋地捉住她的小手，递到自己唇边印上一个吻。

“嗯……好香。”他咬住女人的手指尖，“这是我的点心吗？”

咯咯的笑声在他背后响，“你这坏蛋。”她翻身而起，趴到他胸口，凌乱的长发垂落到枕上，双眸含媚带笑着他。“才起床就想做坏事。”

“坏事？”他挑挑眉，状似放松的神态里有着难以言喻的强烈性感气息，邪恶的勾引着女人的春心。“被全上海最知名的迎春楼老板娘说我‘坏’我还真有点承受不起。”

望着这张迷惑了无数女人心，更不知曾经让多少女人心碎的俊美邪恶脸庞，王苹不禁微叹口气，再怎么样也看不腻这张美丽的脸，她愿意付出一切代价，只要能永远拥有他。

“怎么回事？心情不好。”他淡统地问道。

王苹双手捧着他的脸，半是认真半是玩笑的说：“如

果我说我明天就要死了，你会不会告诉我一声‘我爱你’
焯哥。”

“傻苹果，你不知道吗，上海若是少了你这一号苹果夫人，所有的男人都会失去生命中最大的乐趣。况且甜美可爱的苹果夫人口中怎么会冒出这么灰暗的话呢？该罚。”他坐起身来，连带的让她离开了他身上。

不甘心就这样让他虚应过去，王苹追着他下了床，一揽手，抱紧了他劲瘦的腰身，“不管，今儿个我一定要听到你说一声‘爱我’咱们都已经交往了这么久了，从来也没听你说过半句爱我或者是喜欢我，你总是用一些甜言密语哄得人心花怒放，却一次也没有说出你的心。到底在你的心里头，人家算什么？占多少分量？”

他轻松的掰开了她环在自己腰间的手，转身对她一笑，“你当然是我最听话、最可人的红粉知己，”挑起她的下巴印上一热吻，“要我一起洗澡吗？小苹果。”

“你这人……”原本下定的决心迅速融化在他甜得腻人的热吻间，“真是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嗯……焯！”不知不觉的他挑起了情欲，最终还是拜倒在他高超的调情手段下，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，只能随着他主动引导的旋律起舞，再一次让逃走了。

惊心动魄的接连高潮后，王苹气息虚软地任由他抱着自己进了浴室，热水抚慰了过度欢乐后的身体，提供接下来一天所需的朝气。不过，似乎只有她需要，她那健壮得邪恶的情人倒是没有半分疲态，精力奔沛得让她嫉妒。

王苹躺进了热水的怀抱，眸子依恋不舍的看着匀焯那毫无赘肉、匀称的美丽身体，他站在莲蓬头底下，任水

花泼撒在她刚刚才又亲又咬过的皮肤上，波光粼粼映在她眼底，让人深深体会到什么是力与美，女性玲珑的曲线怎么比得上他那精铸的体格呢？

如果只是他的体格让女人心荡神驰也就罢了，因为只有和他亲近到某种程度的女人，才有机会服侍他轻卸衣衫。偏偏，王苹妒根的看着他那张人称上海第一美男子的俊脸，上天怎么会如此不公平，似乎将所有的男性美全部给了分一人，她连路上女人多看他一眼，都会吃几大缸醋。

唇红齿白面如玉，自古只存在于诗词书画里的翩翩美公子，一旦真正身处红尘，不难想像将掀起何等风浪。

男人不该拥有美丽的，美丽应该独属于女性所有，一旦将它放在男人身上，配给他的又是如此聪明的脑袋与兴高明的手腕，等于释放了罪恶的潘朵拉之盒。因为意图抵抗这种如同荆棘中的野蔷薇一般甜美诱惑，实在希望太渺茫了。明知会受伤害，却还是忍不住要去摘下那红的花朵……

试图收藏这样的男人，是不是太笨？

就在她沉溺于自己的逼想时，他已经简单的冲完了澡，“你慢慢洗，我要回去了。”

王苹忙握住他的手，“等等，你……今晚还来不来。”

停顿半晌，黑眸仿佛在一瞬间从温柔换上了一抹冷漠，但是他的唇依然展现着诱惑人心的笑颜，“最近你也很忙，法国大使不是常常来这儿吗？所以……等一阵子再说。”

“焯哥，你不是生我刚才的气吧？”呀见他的话，她心

里凉了一半。

“怎么会？”他亲亲她发顶，“大家都知道我最疼爱女人了，怎么会生女人的气？尤其是甜蜜可爱的苹果你。乖，等我联络。”

再追问下去，会被讨厌的。王苹认识勾辨也不量朝一夕了，纵然对自己的魅力怎么有自信，她也不敢挑战他浅谈话语中的禁地，还是乖乖地等候联络吧！刚刚逾越雷池的错误，现在她只能接受他疏远的惩罚。恐怕是有一段时日见不到他了，唉，为什么她会爱上一个这么危险的男人，简直像上痛的鸦片难以断绝，她这位晚院上海风月所的社交花，竟也无法拴住他的心，该当是命中注定的吧？”一山还有一山高，她道高一尺，他却魔高一丈啊！

上海黑帮十二少中的“八面玲珑”绝不是浪得虚名，早在掉落他的迷沼内时，她就已经白了。

“别皱眉，美丽的女人不适合愁眉苦脸的。我会联络的，放心。”

边抛下这句话，他边走出浴室外，她慌忙的提了件浴袍也跟到房间去，看着他熟练的套上长裤、衬衫，须臾间由堕落的天使转化为一尔雅俊秀的朗脑绅士。不知情的人会以他出哪个名门世家，谁会料到他竟是上海数一数二地下帮派——龙帮，地位崇高的第二把交椅呢？

“我吩咐底下人准备好下午茶了，一起用吧？焯哥。”任何藉口，多一秒也好，能把他留住就算一天要吃十顿她都愿意。

他正考虑的同时，门外却传来轻敲。

“谁呀？”王苹不悦地应道，她明明吩咐过，只要房里

有客人是绝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搅的。难道这些佣人们没有一个听得懂命令吗？

“夫人，有一位华先生说有事要见勾先生。”

“华？难道会是……王苹还没反应过来，勾桦已经微笑着说：“看样子没时间喝茶了，下次再说吧！再会，苹果。”

这一回王苹也缄口不语，唯一的选择是站在门口静静的让勾桦离开。抢不过华靖的，她心底很清楚，自己一定抢不过勾桦心中在乎——所以她只能让勾桦跟着华靖离开了。

走进华靖开来的黑色劳斯莱斯车，勾桦扬眉问道：“今天吹什么风，怎么会劳驾‘冷面诸葛’跑来这边找我？”

面无表情的华靖将车子驶上黄土路，扬起阵阵黄沙。

“自然有事。”

“是大哥要你来找我的？”勾桦享受着清晨凉爽的空气，懒懒地接道。

华靖没有回答就是回答，默认了他所说的话。兄弟不是做假的，勾桦了解华靖的程度就如华靖了解他的程度，长年共处培养出来的默契让他们比同卵双胞胎还要了解彼此，他们虽然一个动一个静，但是在骨子里两人又根柢的难以置信。也只有华靖能够随便一找，就能将狡兔不止三窟的他，从窝里挖出来。勾桦相信也只有他才能了解华靖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底下，有着什么样的喜怒哀乐。

譬如说现在，他肯定华靖正在幸灾乐祸，而那“祸”的对象十之八九和他有关，因为他的唇角分明有丝诡计的

笑意。

“老大有什么事要找我？”八成没什么好事。勾烨心想。

先是一耸肩，接着转动方向盘进入市区，华靖才慢吞吞的开口，“是大嫂有事找你。”

大嫂这两个字马上让勾辨心生警惕。任何事一牵扯到红于菲绝对不是“简单”、“容易”或者是“没有问题”能够解决的。

自从一年前龙邦老大“东方龙”娶了上海另一大帮“红门”帮主的宝贝妹妹红子菲为妻后，他们“龙帮”已经跟着‘风平浪静’、‘太平日子’谢‘拜拜’了。想要安安稳稳的过黑帮日子，恐怕是比飞上青天还要难。

“且慢，我刚发现我还有事没去办，先停一下车。”勾焊随即说道。

华靖连车速都投放慢，说不定还加快了些。“奉命要带你回去，兄弟。”

言下之意是要勾蝉自己认命吧！华靖肯定是不不会让他有机会逃亡。“什么时候你也成了咱们‘大嫂’的小暖罗，帮着她来整自己人？”勾烨酸溜溜的说。

这时华靖发挥他“冷面请葛”的高度智慧，拒绝掉人“激将法”的陷阱里。“我暖罗，难道你不是？”他淡淡地说：“咱们半斤八两，我公事公办，你怨不得别人。”

也就是说他好死不死招惹到红子菲是他的错。谁教他上次一时失言，跟红大帮主夫人抢功劳，现在可以……谁知道她会替他会排什么“奖赏”？而且她还声称这份奖赏会让他发挥“十六面玲成”的特长。怎么想，勾焊都觉

得自己的好日子不多了。

“咱们兄弟多年，你竟在这关头见死不救？”勾焊再次“动之以情”。

华靖沉默良久，久得勾焊心中都燃起希望了，他才用事不关己的声音说：“我相信大嫂不会罕你的命，何来见死不救？”

“你这家伙——”勾焊差点没岔了气。“风水轮流转这句话你总该听过吧？”

“根据我的推算，在风水转到我这边以前，还有好长一段日子。”他以理智过头的语气闯答他。

华靖久没得到回话，很怀疑地侧眼一瞄，根据他多年经验——勾焊不是乖乖束手就擒的那一类。论鬼头鬼脑鬼点子，他这个“冷面诸葛”还要略逊“八面玲珑”一筹。果然，他那一眼就让自己赫出一身冷汗。

“你……你在做什么？”

勾焊悠哉的脱下外套，正在解领带；“你看我像在做什么？”

“难不成是那套洋服太紧，勒得你难过，所以你打算松口气。”这是最正常的解读。

勾焊邪气地一笑，领带抛到车座下，正接续着解开衣钮扣，“我打算公然非礼你，这个回答怎么样？”

就晓咋这家伙决计不会乖乖听话，华靖冷哼一声，“嗯？对男人非礼，这倒新鲜，你认为我会上这么明显的当，让你逃跑吗？”

“继续开进上海市区内，明天小报头条新闻就是你华靖与我勾焊的暧昧写真，半裸的我坐在你车上挤眉弄眼，

我知道你向来不在乎别人空穴来风的猜测,不过你是不是也想冒险,成为断袖俱乐部的一员呢?哈哈。我等不及看到你被众男子骚扰的样子,哈哈。”表面虽声色不动,但华靖不免也皱起眉来。的确,传出那种风声他是不在乎,但是他该死的讨厌一些死缠烂烂打的苍蝇,平常被女人纠缠已经够难受了。若再加上有特殊癖好的……

“够狡猾。”

“多谢夸奖。”

“‘狡猾’是用来骂人的。”

“多谢你的卖‘骂’。”勾烨不改其擦笑本色,“我可以下车了吗?”

华靖停下了车,接替他说:“总有一天不代表今天。或许总有一天我会碰到一个克我的人,不过那人也绝不是你,阿靖。”

“我早就放弃那种想法了。”华靖挥挥手,“反正我出门时也没抱定非把你逮回去不可的决心,自己保重。”

望着所长而去的车影,勾烨撇唇微笑着。这回又侥幸获胜了,不过他很清楚那是华靖没有缠门的意思,否则以他们俩的智力来较劲,他也没把握能用这种小诡计赢了他。外人总说华靖冷冰冰的,但是在那块冰底下依有着兄弟之情,比任何人都要深沉雄厚。勾烨轻声地在他背后说着。

“Bjck 是你吗?啊?我没看错,真的是你!”

背后猛然传来惊喜的大叫,听到那声亲切的喊声,勾烨全身的汗毛直竖立而起,他还来不及拔腿逃跑,整个人已经被人牢牢的由后面抱住,外加亲热的呼吸粘在他的

耳边。“我最亲爱的瑞克，好高兴竟在这边见到你！你该不是特别来找我的吧？”

收回前言。去死吧，混蛋华靖。

勾烨抬起手阻挡那人进一步犯他，并将他的嘴挡在三文外后，“或许你很高兴见到我，不过请你先放开我的腰，并且退后三步。否则我可不保证你还能保有你的四肢，杰米。”他半玩笑的话里茂着警告。

“噢，你怎么能对我这么冷淡呢？‘瑞克’。”来人唤着勾烨的英文名，遵命地放下了勾烨的手，用一双可怜兮兮有如小狗般的蓝眸望着他，“好不容易又见到了你，好想你。刚刚在楼上办公时，站在窗边看见你下车，我多惊喜呀！还以为今天你是特别到这来找我的呢？”

杰米·蓝恩，美国人，上海开放对美通商后的首位行政长官之子，过去勾烨在美国念书时，非常不幸与他有过三年同学之谊，不幸的理由是此人对勾烨“一见钟情”，自那以后便对他百般纠缠直到勾烨回国为止。本以为毕业回国后就能摆脱此人，没想到蓝恩背着父亲飘洋过海而来，只为了再见心上人一面。真是一片疑心可表苍天。

华靖那小子竟在最后将之他一军。他明知他躲这家伙躲得来不及，却在美国商馆前放他下车？华靖当然知道在这上班时，杰米·蓝恩一定在办公室内，勾烨这下子等于自投罗网。可恶，被华靖摆了一道。

“我只是恰巧路边。”与其被杰米缠上，他还不如回龙帮面对红子菲。

“不管怎么样，总之我今天是不放你回去了。”杰米笑开嘴，蓝眼闪闪地说：“我们去看戏还是听歌？我知道了，

我包下整个仙乐大舞厅，就咱们共舞到天明，这样可好？”

今天真是诸事不利。勾烨以同一号谈谈和浅笑说：“改天吧，我今天有急事非得回帮里不可。你也还没下班才对，工作第一，赶紧回去。”

“你真可爱。”杰米又想抱住他了，这次被勾烨的眼明手快地闪了过去，“有了你在身旁，谁还管要不要上班呢，亲爱的瑞克。”

身为上海第一大帮派的右手，负责对外门面的他又不能得罪美商务代表，真伤脑筋。不过他要是无法应付杰米，岂不有亏“八面玲珑”的盛名。

“我不想认人说你是为了私事而影响公务的人，杰米，也不想当一个害你翘班的损友。”勾烨摆出劝慰的笑，“我很重视咱们之间的友谊，如果你真的当我是朋友，今天就先回去上班。改天你有空，我们再聚一聚。”

“端克，什么时候要我才能了解我是真心喜欢你呢？”

杰米垮下脸，兴奋被失望取代。“如果可以把心挖出来的话，我一定能向你证明这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。”

“我们是朋友。”

“可是我想要成为你的爱人！”杰米露骨的说。

“这一点……”勾烨摇了摇头，“喜欢与爱不是一样的，我无法爱你，杰米。至少不是用你想要的那种方式。”

我喜欢你这个朋友，可是我对你没有那种‘爱’产生。这种事无法勉强的，如果我勉强和你在一起，反而是侮辱了你。”

“你总是说得这么理智，瑞克。有时候我爱你爱得都

要恨直起来了，如果能的话我……”迸射出无比火热的视线，直直勾勾。 “因为我是男人吗？因为这样你不接受我？”

勾桦微笑一下，“我不知道，杰米，或许吧。”

“你排斥这种事？”他难过的问。

“……”其实杰米人很好，勾桦和他同学三年时，也晓得高大的英俊的杰米吸引不少女同学追求，问题是他无法了解他那种爱情。如果不是他缠着自己穷追猛打，勾桦倒很愿意和他做好朋友。

“用排斥这两个字，”想了一会儿，勾桦才回答说：“应该说是我没办法给你你所想要的东西。你想要的不是我的人，而是我的心，所以我才无法答应你。”

“那么说，如果我只要人，你就愿意吗？”杰米追问。

勾桦漂亮的黑眼闪烁了一下，有份挑战也有份赌注，“交换条件是你从此以后再也不是能靠近我，绝对不再我，从此死心。”

“要他从瑞克身边永远消失？杰米徘徊起来。他虽然很想要瑞克，但是他更不愿意失去他。如果得到一次人孤人，却要他永远再不能接近瑞克，那磨人的思念更加可怕。就算了一辈子只能做朋友也胜过失去他。

太聪明了，他睡在赌他的心意是真是假，不愧是他的心上人。“算了，当我没问过。”杰米认输地说。

“别放在心上，你是个很棒的家伙，杰米。”勾桦拍拍他肩，心里松了口气。

“要回俱乐部？我可以开车送你。”杰米说。

“自己走就行了，不必麻烦。”

杰米在他离开前拦握下他，“至少给我一个离别吻吧？”

这下子勾桦可楞住了。吻……要他吻杰米？实在没料到他会当众要求，这可真是个难题。洋人的礼貌吻，他也常常做，但是杰米所要求的绝不是那种发于情止乎礼的吻吧。

“蓝恩先生？蓝恩先生原来你在这里。”夹杂着怪腔怪调的英文从旁打断了这个场面。“你这个混混在这边做什么？”

第二句话是冲着勾桦而来，勾桦笑着接招，以中文应道：“京名捕张宗玉大捕头，同亲戚的疑问我也有，真是没想到会在美国商务馆前看到你，我记得你最痛恨洋鬼子的，不是吗？”

那位五十多岁的铁汉子冷哼一声，鄙睨的看了他一眼。

“你认识瑞克吗？”杰米问着张捕头。

“蓝恩先生，我必须警靠你此人相当危险，你或许不知道此人是上海恶名昭彰的帮派混混，千万不要与这种人扯上关系，对你的安全才好。你是贵国重要的官员，我不希望你身陷险境。”张宗玉口沫横飞的说道。

“看来张捕头不是很高兴见到我，我就不打搅了。”这正合勾桦的心意。

“不！”杰米硬不放开他的手，“瑞克是我多年的好友，张先生你的侮辱了我的朋友，我非常不高兴。该离开的人是你！”

张宗玉反被骂了一顿，老脸青一阵白一阵，“我道歉

蓝恩先生。”

要不是他需要这个老外助一臂之力，他才不会这么低声下气呢，死洋鬼子。当初八国联军时，该让这些洋鬼子和这群上混混一起打入十八层地狱，永不翻身。

“我不接受、先前我们谈的事也一并作罢！哼。”杰升仍在气头上。

“啊！那怎么可以！”张总捕头脸色大变，慌张地说，“我们极需方的大力相助，因为听说犯人已经溜进了上海，打算从这边乘贵国的商船偷渡前往美国，如果你们不答应让我们上船搜，那么我们会十分困扰的。”

“又关我什么事？”杰米冷地说：“对我来说，那些革命分子和你们一样都是中国老，打算潜逃到哪里我都无所谓。”

死洋鬼子。张宗玉在内心暗骂一声。“义务必协助我方，逮捕这名犯人。”

“我坚持你向瑞克道歉，关于你骂他是危险至极的人，还有说他是恶名昭彰的混混，这点侮辱到他的人格。”

杰米厉声道。

很不情愿地，张宗玉转向勾烨，目光带着不屑说“刚刚的话如有冒犯，请多见谅。”

徒具形式的道歉；勾烨一点也不需要。不过他倒是很好奇，什么样弯凶恶极的罪犯会让：这个平常最心高气傲的大捕头如此低声下气，非要逮捕到案不可。

“瑞克，你接受吗？”

俊美逼人的眼底浮起一丝作恶作剧的神采，勾烨唇带淡笑，“我们这种平民身分的我，岂敢要高高在上的皇